

危险的关系

〔法〕拉克洛 著 叶尊 译

译
文
名
著
精
选

Choderlos de Laclos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YIWEN CLASSICS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名著精选

YIWEN
CLASSICS

危险的关系

〔法〕拉克洛 著 叶尊 译

Choderlos de Laclos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的关系/(法)拉克洛(Laclos, C. D.)著;叶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4

(译文名著精选)

书名原文:Les Liaisons Dangereuse

ISBN 978-7-5327-5707-7

I. ①危… II. ①拉… ②叶… III. ①书信体小说—

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6818号

Choderlos de Laclos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危险的关系

[法]拉克洛 著 叶尊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01,000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5707-7/I·3367

定价: 2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51-5859480

导读：危险的不是动作

是拉克洛个人的丰富阅历，他的性格，以及他的组织才华——这多半来自他的战争经验，使《危险的关系》这部小说在许多方面为现代小说树立典范。

我们这样说，并不因为它是书信体的小说。虽然任何一部提到拉克洛或者提到《危险的关系》的百科辞典都会强调这一点。事实上从十七世纪起，巴黎和伦敦的里巷书肆就充斥着这类读物——它们甚至就是一叠八开或四开大小的纸页，由读者带回家自己装订成册。在当时，巴黎人把它们称作“nouvelles”。这个如今用于指称“小说”的词汇，当时是用来界定一种风格暧昧而难以定义的读物。它更接近于“隐秘传闻”，它适合正在兴起的城市的口味：白日里闲得发慌的作坊主太太、楼梯转角处小房间里的侍女，还有需要消耗夜晚时间的学徒工。

起初是道听途说，添油加醋，素材供不应求，最后只能编造虚构。有些伪托从贵妇旧抽屉中偷得，有的冒称出自妓院老鸨之手，一概以揭发秘辛为名，实则造谣影射，以图吸引各阶层读者。一旦开始虚构，就发现书信原来是最好的体裁。书信暗示一种严格规定，其秘密限于书写者和阅读者之间，不许外传。这暗示具有一种魔力，召唤读者自动入座窥视情境。说起来，小说本须针对读者设下某种独具催眠术的魔力，好让读者“暂时悬置（延迟）其疑虑”，进入小说的时空。

借助上述那种魔力，书信体nouvelles很快风行，至卢梭写出他的《新爱洛伊丝》，倾销欧洲各地，几成标志性事件。连拉克洛写《危险的关系》，也要在题献中引用《新爱洛伊丝》序言中的句子。《危险的关系》本身也成为畅销书，据说发行当月就售出千余册，这数字在当时极其惊人。

但作为十八世纪小说中少数几部具有真正原创性的作品之一，《危

险的关系》对于小说史的价值在于其叙述者对于文本的自觉。

在拉克洛的时代，人们不再用从前的方式来“阅读”小说。塞万提斯和拉伯雷的小说虽然也同样雕版印刷到纸上，但这些文本本身与读者的关系，仍同中世纪那些散（韵）文传奇文本（比如用罗曼语写作的 romans）差不多。故事是用来共享的。中古故事总是借由游吟诗人优美的嗓音，借由乡村中博闻达识之口传递到听众耳中。传统是如此强大，因此在十六、十七世纪，阅读拉伯雷故事的过程，通常是在一人朗读亲友聆听的方式下完成的。每一段故事都带来一整个下午的欢乐时光，带来共同的欢笑。

但如今的读者必须孤独地完成对故事的享用过程，拉克洛意识到这一点，他不得不改变讲述故事的方法，扔掉一些从前行之有效的手段。从前那种过分夸张的滑稽场面必须稍稍减弱些，那种东西只有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才能收起到互相激发的效果。如果是拉伯雷，第一封信里塞西尔·沃朗热小姐错把跪到腿边的鞋匠当做来相亲的未来女婿那段场景，该会是如何荒唐搞笑啊？可拉克洛不能那样办，他无法朝读者狭小安静的阁楼里塞进一段闹剧，他也不应该打乱读者小心摸索故事线头的思路。他当然不必像拉伯雷们那样，让故事在一条时间线上延伸，并且总是预置好可以由此切断的小型情节高潮，今天就这样吧，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但如今拉克洛可以把故事打碎，可以把那根线索拆成一截截，像纺布那样编织故事，横一条竖一条，留下空白之处，让读者自己去想象。拉克洛很快就发现，书信体天然就可以用来架设迷局，因为每一个写信的角色都会说一半藏一半，都会话里有话，言外有意。信可以让邮差寄，可以让仆人送，有时候信会丢失，有时候收信人会把它放在那里隔好久不去读，随着书信而展开的情节就有可能因此出现时间差，应该早就曝光的却要稍后才揭露。在第二十一封信里，德·瓦尔蒙子爵甚至因为仆人来通知说晚餐已备好，就擅自切断情节，因为“如果晚

餐以后再把信封好，就不能及时发送”，所以，“后事如何，且听下次邮件分解”。

拉克洛发现他可以比卢梭做得更好，事实上他也确实做得比卢梭更好。他像作战参谋那样设置围追堵截，像老谋深算的外交家那样欲拒还迎。那两种职业他从前都干过。他用战略专家的方式来诱惑——既诱惑小说中的无辜少女和端庄少妇，也诱惑那个躲在阁楼上偷窥这场惊世骇俗的表演的读者。让读者揣摩那些微妙的词句，摸索那些忽隐忽现的情节线索，想象那些未被明说的场景。那是孤独的读者与为他们而写作故事的作者之间的隐秘游戏，吸引读者的不是故事之外的娱乐（小酒馆里的嬉闹和客厅里的哄笑），让作者忧心忡忡的也不是人家能不能看懂他的巧思心机——他根本无须面对他们，他们可以翻过来倒过去反复看，再说，总会有个聪明的家伙能看明白。

到这会儿我们终于明白拉克洛为什么喜欢让他小说中的人打牌。第十三封信，德·梅尔特伊夫人致塞西尔·沃朗热：“……我们可以和德·贝勒罗什骑士打皮克牌……赢他的钱。”第八十五封信，德·梅尔特伊夫人致德·瓦尔蒙子爵：“午夜时分，原来的牌局都已结束，我提议再打一局短短的马塞尔杜瓦纳……”

德·梅尔特伊夫人和德·瓦尔蒙子爵都是此道高手，并且把牌桌上的技巧用到别处，他们俩不仅懂得察言观色，更懂得装一副假面具到脸上——“我露出一副心神恍惚的神气，还让周围的人都不不可避免地发现这点。”（第八十五封信）。在他们俩相互的通信中，更是如同牌桌上的高手对决。德·梅尔特伊夫人给德·瓦尔蒙子爵写信，开头总是来一通愤怒的指责或嘲讽，用词之重在她与别人的通信中几乎从未见过，可在这种沉重的有时近乎辱骂的语气中，我们甚至还能听到一丝轻佻的气息，实在让人捉摸不透。高明赌客不就是这样来扰人耳目的？她之所以只对德·瓦尔蒙子爵用这招，原因是她懂得只有高手才懂得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道理，要碰到当瑟尼骑士这种嫩仔鸡，说不定反会弄假成真，弄巧成拙。

拉克洛小说中人喜欢打牌，固然是十八世纪实况，这个时代的浪荡男女的确热衷赌牌，二〇〇四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Dangerous Liaisons”（危险的关系）为名举办过一场十八世纪时装家具展，也把牌戏（The Card Game）列作一项主题，展示多幅该时代的画作，且用当时的牌桌沙发椅和打牌服饰装置出场景，揭示那个时代里牌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但拉克洛屡屡提到牌局，确实构成一种暗示，暗示读者以牌桌赌局的观点来看待小说中人的心思态度、行事方式。它甚至还暗示我们可以去这样设想：《危险的关系》中的一百七十五封信，正好像拉克洛手中的一副纸牌，他谋篇布局，缜密计算在与读者进行的这一局局游戏中的得与失，这里打出一张，那里收起一张，诱惑读者步步深入这场危险的游戏——阅读本身岂不是“危险”的？阅读这样一部“道德败坏”的小说岂不是危险的？

《危险的关系》确实向来被人列为一部危险的读物，甚至常被人称作色情小说，今天的读者对此往往很难理解。实际上小说中的三级场景，读者掰掰手指头不过三五处而已。第四十四封信，德·瓦尔蒙子爵设计，让贴身男仆去勾引德·都尔维尔院长夫人的侍女，乘他们幽会时子爵闯入房间。第七十一封信，德·瓦尔蒙子爵夜半时走进某个作者隐其姓名的贵妇卧室（她的丈夫和情人分别睡在左右隔邻房间），但“夜间的详情”，子爵在信中“不再赘述”。

不过以今日读者的眼界来看，这些场景描写的尺度即便拿到广电局也可过关。实际上，《危险的关系》的色情意味存在于它的历史语境之中，抽离出那个时空来读，它的冶艳色调就褪变得暗淡无光。比方说在第八十五封信中，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穿着单薄的睡袍，打开卧室的门，迎接门外那个自认为风流无敌的蠢蛋普雷旺。她还没来得及说句话，就被他完全“制服”。叶尊老师把“vaincue”这个词译得晓畅明白，它的原义则更接近一个战术用语，“战胜、击败”。在十八世纪小说里，一个女人如果在一个男人面前“失败”（其意思接近于“没有守

住阵地”）的话，立刻可以勾起读者无限的遐想。在一本与今日不太相同的风流词典，Peter Cryle那本专门研究十八世纪法国小说叙述中的性意味的书《The Telling of the Act》（我们更想把书名翻译成《动作的讲法》）中，对那些词句做过详尽的分析。

不仅如此，一个十八、十九世纪的读者很有可能手里拿着的是一本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危险的关系》。在小说叙述隐晦而关键之处，他们的那本里会附有一幅风流绝艳的插图。在用词句对动作加以描述的能力尚未达到今日之地步的时代，插图常常是小说本身的一部分，它与文字的关系，有时候甚至可以如舞台上的场景形象与台词之间的关系那样密切。

话说回来，拉克洛这部小说更关键的问题不在其淫，而在其诲淫。小说中的道德高尚人士全都不堪一击，统统败在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和德·瓦尔蒙子爵两人诱人堕落的精湛技术下。拉克洛精确地描述这些技术，尽管他曾为小说加上一个长长的副标题，声明这是一部“为了教育别的社交圈子而发表的一个社交圈子的书信集”。但整部小说——包括它的每一封书信里都找不到一句褒扬美德的话，找不到一句证实作者有意“引人向善”的话。

我们要说，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拉克洛的文本自觉已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他在讲述这个复杂故事的整个过程中，从头至尾都抱持着这样一种意识，作家的“自我”与叙述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而叙述者的立场又与小说中人的立场决不能相提并论。说到底，他是从书信体小说这一体裁本身固有的特质中体会到这点的。他构想人物的心理，用他们的口气编造这些信件，设想信件的抵达方式和时间。在此过程中他一定是逐渐才意识到，是所有人——每个人的动机，甚至主要是代表他们内心里最坏或是最软弱的那一面动机，在推着世界（现实的或虚构的）向前走。

译者序

《危险的关系》是十八世纪末叶一个法国军人在闲暇时所写的一本小说，出版后即刻风行一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但是在整个十九世纪，这本小说却被法院以“内容淫猥、有伤风化”为由而多次列为禁书，作者也因此而声名不彰。直到二十世纪中后期，经过许多作家的推崇赞赏，方才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注意，恢复了它在文学史上所应占有的地位，成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经典名著。

《危险的关系》在一七八二年四月出版几天后，拉克洛家的一个朋友，本身也是一个小说家的里科博尼夫人，对此书的作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德·肖德罗先生的儿子的文笔这么出色，我并不感到奇怪。才智在他的家里是世代相传的。但是他的才华、他的禀赋、他的优美的文笔都给用来使外国人对他的国家的习俗风尚和他同胞的兴趣爱好产生如此令人反感的印象，我无法为这一点而赞扬他。”当《危险的关系》在一七八三年翻译成德语的时候，整个柏林都受到了震撼，而当此书于一七八四年在伦敦出版译本的时候，《每月书评》发出了可以预计得到的警告。尽管“此书的写作手法十分精湛巧妙”，但故事却是相当“丑恶”的。况且：

托词“教育”是对读者大众的理解力的一种侮辱，因为该部作品本身是对大家所应遵守的各项礼仪和道德规范的粗暴大胆的践踏……勾引异性、密谋策划的场面如此肆无忌惮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因此要是一个人因为书中所叙述的灾祸而受到“教育”，那就会有一千个人会因为书里的故事情节而堕落……书中勾勒描写以及巧妙地设想出的情节系由一系列受到掩饰的、隐秘的罪恶行为编织组

合而成，它们的性质骇人听闻得使我们无法在这儿详尽叙述。我们阅读的时候，光说这些错综复杂的罪恶令我们感到厌恶，还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感受，实际上我们觉得毛骨悚然。据我们所知，书里所描写的人物不但可能出现在法国（那儿是故事的发生地点），而且也可能出现在别的那些宗教和习俗对人的信仰和德行更为有利的国家。然而，他们想在哪儿出现就在哪儿出现好了。我们非但不必把他们展现在读者大众的眼前，而且应当把他们交给他们所属的外层黑暗。^①

实际上，当时不但国外的文学评论家感到惊恐不安，法国评论界的最初反应也同样强烈。书中是“一连串令人震惊和下流无耻的行为，”穆夫勒·德·安热维尔在《秘密回忆录》上这么说。“不管你对一般的社交圈子，特别是巴黎的社交圈子抱有多么不好的看法，”德·格里姆男爵在《文学通讯》上说，“我认为对一个年轻的女性而言，不可能遇到像阅读《危险的关系》那么危险有害的事了。”一本践踏了大多数人的道德准则、引得舆论一片哗然的作品必然会造成它在商业上的成功。这本小说首次印行的两千册在一七八二年四月的两个星期内即销售一空，于是马上再次重印，而到了那一年年底，这本小说至少还出现了十五种盗版。格里姆说：“最近出版的书中没有一本获得如此显著的成功。”这本小说的作者变得名噪一时，大家怀疑这个原来默默无闻的炮兵军官完全跟他所写的那本书一样邪恶。问题并不在于究竟是他自己设想出这样一部伤风败俗的作品，还是像大家普遍认为的那样，他只不过根据一批真实可靠的往来信件整理编缀成一本纪实小说。不管是上面的哪种方式，他都是一个“恶魔”。据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特地订购了一本，但在把这本小说放进她的图书室之

^① 见《每月书评》（一七八四年八月号）。

前，小心在意地命人把书重新装订了一下，封面上既无书名，也看不到作者的姓名。而德·夸尼侯爵夫人则不再在家里接待拉克洛，理由是如果她单独跟拉克洛呆在一起，她会感到害怕。这些趣闻逸事也许是杜撰出来的，并不实有其事，但却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时公众的普遍反应，他们感到自己好似在一个恶魔冷冷的、迷人的目光的逼视下无处藏身。然而，尽管舆论哗然，《危险的关系》在作者生前及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每隔一阵子就继续再版重印，并没有受到当局的干预。拉克洛没有再引起公众的非议不满。在该书的最后一页上出版者所预告的续篇并没有付诸实行。《危险的关系》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个最莫测高深的作家所著的头一本、也是他唯一的一本小说。

皮埃尔·昂布罗瓦兹·弗朗索瓦·德·拉克洛在一七四一年生于法国北部城市亚眠的一个小贵族家庭，他的祖先可能是西班牙的摩尔人。他从小立志从军，十八岁的时候就进入炮兵学校，一七六一年获得少尉军衔。一七六二年，晋升为中尉后，在他自己的要求下，他被派到当时在拉罗歇尔组建的为了开赴海外与在印度和加拿大的英国军队作战的殖民军中服务，但是次年法国签订了结束七年战争及其海外扩张的“巴黎和约”，他想要在海外亲历战事的愿望彻底破灭了。自此之后，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军队只是不断调防，他在外省所属部队驻扎的城市里过着平淡乏味的生活。他是个很有抱负的人，对此颇不满足，希望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一七六九年，经过在图尔和斯特拉斯堡的驻防后，他随着自己的兵团来到格勒诺布尔，在那儿一共呆了六年。根据司汤达的说法，就是在这座城市里，他有机会见到了他在往后所写的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并对当时贵族的淫逸放荡的生活有了深入的观察和了解。闲暇的时候，为了消愁解闷，他开始创作诗歌。一七七五年，他调到了贝藏松，在那儿他编写了两出喜歌剧：《收生婆》和《埃尔内丝汀》，后者是根据里科博尼夫人的一本小说改编的，曾于一七七七年上演，但以失

败而告终。一七七九年，他被派到德·蒙达朗贝尔侯爵手下为侯爵在埃克斯岛上修建防御工事，就在这个时候，他在工作之余重新阅读理查逊的《克拉丽莎》和卢梭的《新爱洛伊丝》，萌生了撰写小说的念头。他大概就是在埃克斯岛工作的二十三个月内开始创作，一七八一年九月，他又得到了半年休假，终于写出了令他名垂后世的《危险的关系》。一七八三年，他又被委派到拉罗歇尔去修建军械库，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年轻的玛丽·索朗热·杜普雷。一七八四年，他跟她生了一个儿子，由于遭到女方的家庭反对，两年后方才结婚。

《危险的关系》出版之后，拉克洛写得少了，但并没有搁笔不写。一七八三年，他开始撰写论述有关《女子教育》的三篇文章的头一篇，可惜他生前没有能把其中的任何一篇写完。卢梭认为本性善良的自然的人只是在社会环境里才受到腐蚀变坏的。深受卢梭影响的拉克洛同样认为自然的妇女受到了由男子主宰的社会的奴役。只要妇女还是奴隶，她们就不可能接受教育。在发生一场“重大的变革”的时间来到之前，她们仍然愚昧无知，遭受束缚。他根据卢梭的观点，认为“大自然只创造自由的人，而社会只造出暴君和奴隶”。^①

沃邦是十七世纪的法国著名元帅，曾在修筑防御工事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一七八六年，法兰西学院征文颂扬沃邦元帅，拉克洛却写了一封信，认为这样做既太过分，也不得当；并且指出沃邦元帅在法国东北边境所修建的堡垒和要塞并非固若金汤，而是防线相当薄弱，容易遭受攻击。这引起了当时的陆军大臣的愤怒，不久他就给调到法国东部的图尔去接受反省。在那儿他认识了德·诺瓦耶子爵，子爵把他引见给思想开明的德·奥尔良公爵，德·奥尔良公爵后来把他带回巴黎，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拉克洛从而得以认识往后在大革命中产生重要作用的米拉波、塔莱朗等风云人物。大革命爆发后，他追随德·奥尔良公爵，在企

^① 见《拉克洛全集》（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一九七九年版），第四一九页。

图摄政的奥尔良公爵家族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后来他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成为雅各宾派机关报的主要编撰人。但在一七九一年七月的练兵场惨案后，他退出了雅各宾俱乐部。一七九二年八月，他得到丹东的信任，被任命为行政委员。他着手改组共和国的炮队，协助杜穆里埃将军和凯勒曼将军取得了瓦尔密战役的胜利，阻止了普鲁士军队的进犯。一七九三年，他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头一次是在三月末杜穆里埃投敌以后，他受到了怀疑。一个月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他被保释出狱，去试验他发明的威力巨大的空心炮弹。但到了十一月，他又因为与德·奥尔良公爵的关系而再次入狱。德·奥尔良公爵最终给送上了断头台，而他也差点儿掉了脑袋。他给关了十三个月，直到热月政变以后，方才出狱，重获自由。他提出的希望重新回到军队服务的申请遭到了拒绝。在接下去的四年中，他是房地产抵押登记官。拿破仑上台执政后，他重入军中服务，先在莱茵兵团指挥炮兵，后又调到意大利兵团，在一八〇一年二月法国与奥地利签订了“吕内维尔和约”后，返回巴黎。一八〇三年他被任命为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的炮兵司令，同年九月，在他驻防的意大利港口城市塔兰托因患痢疾去世。

在那个经常见到大小人物横死暴亡的年代里，几乎不大人注意到身为军人的拉克洛的辞世，作为小说家的拉克洛却留下了较为明显的踪迹，不过他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良好的回忆。他在世的时候，他那暗自策动革命的阴谋家的形象加深了他本来就不好的名声。他的小说出现了众多的盗版，始终具有大量的读者。根据他的小说中的人物编写的戏剧也在舞台上演出，而有些作家则把“危险”或“关系”这样的词语列在自己的书名中，以求赢得作品的销路。然而到了一八〇〇年左右，这种风靡一时的景象多少已经过去了。等拿破仑倒台后，在复辟的波旁王朝的治下，拉克洛被视为一个曾经促使旧的政体垮台的危险的浪子和革命者。《危险的关系》在一八二三年被巴黎一家法院以“违反公共道德”

为由而禁止出版发行。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家中，只有司汤达对他怀有敬意。拉克洛的名字继续与“淫猥放荡”和“伤风败俗”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一八六五年，对《包法利夫人》的作者和《恶之花》的作者提起公诉的法院又把《危险的关系》列为禁书。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危险的关系》仍然受到冷遇；作为一种无言的制裁，文学史对它只字不提。后来这种情况才逐渐有所改变，保尔·布尔热对他的揶揄以及波德莱尔有关这部小说的笔记的出版无疑起了不小的作用，特别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纪德、马尔罗、吉罗杜、莫罗亚、罗歇·瓦扬、布托尔等作家都对他作了高度评价，恢复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重新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兴趣和注意。

拉克洛声名的沉浮为我们如何评价看待一个作家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在十九世纪，尽管读者大众思想上有这样那样的怀疑，但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和道德标准依然满怀信心，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这些社会和道德准则就可以引导人一心向善。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像拉克洛这样对人的美德和善行显得毫无信心的作家，作品所表现的又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景象，自然免不了要遭受冷眼。可是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经过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旧的世界秩序给完全摧毁了，出现了各种新的学说和思潮。我们明白社会的不公平权力的分配并无什么必然的关联，人的行为往往是潜意识的动机的产物。同时旧有的道德标准也不断受到冲击，它们的根基受到了撼动，被人认为不足以用来维持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在这种新的知识氛围中，拉克洛的作品不再惊世骇俗，反倒显得相当真诚，他似乎早就以冷静敏锐的目光对人性表达了深切的忧虑。不过有些人却仍然竭力试图维护传统的道德体系。一九六〇年，罗歇·瓦迪姆导演的《危险的关系》的影片受到了审查，在法庭上引起了质疑，尽管影片最终被许可放映，但是却不准发往国外。经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以后，当这部影片一九七四年在法国电视网上放映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对的声浪。因为那时民众早已对不少影片中的色情镜头

习以为常，根本不把这部影片当回事了。在这种新的相当自由的氛围中，拉克洛的小说最终取代了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成为十八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这本书的未经删节的精装、平装，附有评注及不带评注的各种版本在各地都能买到。拉克洛成了法国大学课程上规定研读的作家，他的经典作家的地位从而也就得到了确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发现他的作品可以十分顺利地经过改编转换到别的传播媒介上。

保尔·阿沙尔在一九五二年的舞台改编本和瓦迪姆的影片只是为此铺平了道路。一九七四年，克洛德·普雷将拉克洛的小说改编成一出“书信体歌剧”。两年以后，瓦迪姆选取了拉克洛的书中的—些情节，拍摄了另一部影片《忠实的女子》，把故事的时间安排在一八二六年，结果并不怎么成功。同—年，阿尔贝托·塞萨尔·阿尔贝蒂以《战争里的爱情，爱情的战争》为题，相当自由地把故事移植到舞台上，利用书中的人物来剖析论述被看作两性之间的战争的男女关系。在德国，鲁道夫·弗利克的戏剧《危险的关系》（1979）之后出现了海纳·米勒的《四人组合》（1981），该戏也把拉克洛的书—中人物安排成表现男女两性之间争斗的角色，展示了他相当前卫的个人的观点。一九八五年，克里斯托弗·汉普顿根据拉克洛的小说编写的舞台剧首次在英国的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演出，大获成功，使得这个故事几乎变得家喻户晓。一九八八年，斯蒂芬·弗里尔斯根据汉普顿的本子，重新拍摄了《危险的关系》影片，赢得了电影评论家和广大观众的好评。米洛斯·福曼在一九八九年拍摄了《瓦尔蒙》，得到的反响却并不热烈。其后又出现了罗杰·肯布尔执导的《危险性游戏》（1999）、李在容执导的《丑闻》（2003）和迈克尔·卢卡斯执导的《危险的关系》（2005）。其中有些影片只是采用了拉克洛原作的故事情节，把它们移植到自己国家的土壤上，改变了故事原来的发生场所，与拉克洛的原作实际上并无多大关联。二〇〇三年，法国还拍摄了由卡特琳·德纳芙、鲁伯特·艾弗雷特、娜塔莎·金斯基等主演的长达两百多分钟的电视剧《危险的关系》。

系》。凡此种种都表明拉克洛的作品所蕴含的巨大的生命力。对于所有这些改编的影片和剧作，当然只能根据其自身的价值来加以评判，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各个编导本人对拉克洛原作的理解和诠释，反映出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以及在伦理道德和美学方面的观点，同时带有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色彩和痕迹。所有这些改编的影片和剧作无疑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传达出拉克洛原作的精髓和微妙之处。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拉克洛的作品经过屡次加工改造，却总能剪裁得适合流行的时尚潮流的口味。

尽管拉克洛似乎对习俗风尚和道德规范抱有相当敏锐透彻的现代的观点，但他终究是生活在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人。启蒙运动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往往意味着伏尔泰的尖刻辛辣的机智同卢梭的炽热奔放的理想主义的融合。启蒙主义思想家谈论着**恶行和美德**，认为充满善意、心地光明的人会一心致力于社会和个人的**幸福**。至于那些失去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则用**理性**来作为替代物；他们把**理性**作为裁判一切的真理标准，认为可以凭借**理性**来解决社会和道德问题，这样人类就可以踏上**进步发展**的路途；**理想的国度**就位于这条道路的终点，最终**愚昧、贫穷、迷信和诬枉不公的行为**都会在那儿给彻底根除。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爆发的时候，许多人觉得已经接近了他们心中所期望的乐土。拉克洛跟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也思考着上面这些用黑体字表示的词语。

可是与他十分钦佩仰慕的卢梭不同，拉克洛生来不愿对别人吐露自己的心思。他是一个相当孤僻内向的人，尽管经常出现在公众眼前，但是却并不试图去纠正人们对他抱有的不好的印象。他在公众的心目中是一个生活中行为不检、政治上善于操纵别人的**恶魔**。他有自己的同盟者和仇敌，但是却没有一个朋友站出来公开为他辩护。他的行为举动并不能清楚地说明他的品格，而他在《**危险的关系**》出版前后所撰写发表的少数文章也难以给他的为人提供一个真实可信的形象。

幸好他在监狱之中和在军中任职服务时给他妻子所写的信件留存下来，给他的形象带来了温暖的色彩。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十分重视家庭、热爱妻子的人。他关在狱中的时候曾把自己的—络头发剪下来寄给他的妻子，留作纪念。他牵挂他的孩子的健康，建议他的妻子带他们到乡间去散步溜达，不过告诫他的妻子不要在太阳落山以后、二氧化碳的气体特别浓重的时候带着孩子闯入林地。如果他的几个孩子希望有所建树，在社会上取得一个体面的地位，他们就一定要接受根基扎实的正规教育。然而，富于感情的心灵要比受过良好训练、知识丰富的头脑更为可取。真正的满足最终还是来自亲情。他认为爱能产生唯一值得拥有的财富，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因此在他行将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曾考虑要写另一本说明家庭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幸福的小说。他达观地面对逆境，面对自己的失意和痛苦。他并不相信有什么神的安排，在他那布置得井然有序的世界体系中，死亡只不过是生命的终止而已。但他表现出十分富有道义的态度，对于那些在当时不断更迭的政体中追逐私利的领袖，他鄙夷不屑；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职责和义务立身行事。

拉克洛的书信表明他为人并不怎么活跃有趣，而是一个富有条理、拘板正直的人。尽管他给他的妻子最早的那批信件是在《危险的关系》出版十多年后写的，但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追求玛丽·索朗热的男子并没有因为革命而变成一个政治阴谋家或一个性情乖戾、愤世嫉俗的人。他从不否认自己执笔撰写的那些政论文章，他所坚守的原则并没有机会主义的特征，反而带有真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也从不为他所写的那本小说感到懊悔，尽管他的声誉为此而受到损害。他难得提到自己的这部作品，不过每次提到的时候，他总不无得意地指出，曾经有两个意大利的主教分别在不同的场合，称赞《危险的关系》是一本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作品，十分适合用来教育青年一代。他对于某些作家和作品的零星的评论也表明他并没有改变